



人形町狹窄的小路如同迷宮，每條小路看起來都那麼相似，到處有着豎條紋拉門的日式舊木屋和門口掛着半截的藍色印染土布，招牌看起來也都那麼相似，都是用書法寫就的各種魚類的名字：鰻、鰯、鰆、鮑、鰐、蝦、鰐、鮀……這些料理店老闆大概是國語老師轉行的，惹得客戶在門口撓頭，排隊時候胡猜一陣，不知不覺消磨着等待的時間。

人形町是做人偶而出名的東京下町，所謂下町是以前手工藝人聚居地，算是下里巴人的地方，到如今早已成為東京傳統文化保護區，也是商業區，老舖很多，料理也保持著古早的風味。

龍雲對於典型的日本下町非常陌生，他在小路中胡亂穿梭着，天色已經漸漸暗了下來，周五晚上的餐廳到處火爆，走了回頭路和等待的客戶打了幾個照面，頗為尷尬地撓撓頭。手機上的蘋果地圖似乎誤差過大，索性關了地圖，一個人手插在褲袋裏站在交叉的小路中東張西望，像個人體羅盤針一樣感覺方向。

龍雲剛剛從大學畢業一年，通常中國人來後先學一年日語才去考大學，因此年齡比同屆的日本人略大一些，也多一點成熟感。不過在公司的前輩們看來，那嘴唇上的細細紋毛和自己的對比仍然喚起了歲月的滄桑感。他因而經常被同事們調笑，故意被要求做一些晚上聚會的幹事，預訂一下座位，第二天到各人座位上收收隔夜的酒錢，順便被徐娘半老的女同事們摸一把手，揩一把油。這是龍雲進入營業的第一關，他非常順利地過了，得到了男女老前輩的一致喜愛。

此時龍雲穿着襯衫，西服脫下來搭在手臂上，另一隻手提着公文包，五月的天氣恰到好處，空氣中有着初夏的清香，每周健壯的他保持着良好的身材，胸肌從白襯衫中隱

隱透出的形狀令過路的人忍不住回頭多看他兩眼。顏值和身材是營業人員的本錢，英俊的男性潛意識裏多多少少在運用一些男性荷爾蒙和客戶周旋，加上親和的笑容、恰到好處的捧場，以及偶爾不經意露出的一絲羞澀，基本上把工作就做到位了，剩下的就是價格和產品或方案等經理和技術部門的事情。

龍雲四下觀察一下路的形狀，標誌建築，突然很肯定地揀了一條小巷一直走下去，整個過程行雲流水，瀟灑自如，髮蠟做出的略帶凌亂濕潤的髮梢襯托出臉頰清晰的線條，入行時間不長，酒局尚未將他的腰圍撐大，一切都剛剛好，彷彿從日漫中走出來，在生活尚未碰磨掉那一絲絲青澀之氣之前，即使在經濟前景晦暗不振的時代，即使工薪階層的未來看得到盡頭，此刻當下的他依然動人心弦。身邊走過白髮絲絲的那些蒼老瘦弱的背影，是他的未來，然而他看不到，也不會去想，他堅定地走着，此刻只是想着一個人，可愛的娜娜。

娜娜和上戶彩有點神似，面部平坦，皮膚白皙，眉眼細長，如同浮世繪裏的古典日本美女，又有點像山楂樹裏的周冬雨，略豐滿的嘴唇與簡潔的臉部線條形成不對稱的感覺，有個性感，但娜娜好像對厚嘴唇不太滿意，總是下意識抿着，而笑起來右邊的小虎牙卻跳脫出來，剎那間活潑可愛。

娜娜是龍雲的同班女孩帶來的，在武藏野大學學美術，櫻花盛開的畢業就職時期，最後一次同學酒會，她站在粉色如雲的樹下，身着櫻花色的針織衣，淡綠的裙子，亞麻色的風衣，頸中掛着髮絲般細柔的項鍊，如同一朵盛開的櫻花。

兩人的交往幾乎是命中注定，娜娜小巧，龍雲總是害怕她突然被風吹走，如同散落

的櫻花花瓣。

和娜娜交往一年多，龍雲突然想帶娜娜回武漢去看看父母，娜娜卻突然表現出害怕的樣子，「我不想變成我媽媽的樣子。」

龍雲只知道她父母離婚，她和大學教授的父親同住，從未問過她媽媽的事情。

「媽媽怎麼了？」

娜娜搖搖頭沒回答，「龍君，我永不想結婚。」

龍雲本想說見父母未必是結婚，大家都還小，還可以等幾年再說，但談話就此不了了之。

活在當下也好，龍雲不着急，青春還在，還可以揮霍，過幾年娜娜的心意也會變的吧，日本的年輕人結婚都偏晚，過了三十五再談婚論嫁的很多，急什麼呢。

小路的盡頭是烤雞店，龍雲憑着感覺左拐，再右拐，到一條更加幽暗的小巷，才看到今晚預約的餐館。高瀨部長是關西人，提議吃大阪鐵板燒，龍雲下午查到這家名店，預訂下來。

來得早佔位子是作爲後輩的分內事，龍雲坐下來喝了口冰水，熟門熟路地點了幾個小菜、鐵板燒，坐下來等高瀨和其他同事。

龍雲打開手機LINE給娜娜發消息，「晚回，今日同事聚餐。」娜娜卻久久沒有回消息，自那次回家看父母之事以後，娜娜似乎在故意疏遠他，龍雲心裏有種不太踏實的感覺，他略焦躁地刷刷網上新聞，等着同事到齊，才將手機收起來。

去年以來，不動產因爲中國過來的購房客源增加，似乎樓價有所攀升，然而仍然沒有大的發展。對於龍雲所在的不動產商，房源比較少，平時營業倒不全是拉買房客戶，而是要從大的不動產公司那裏去求爺爺告奶奶勻一些房源到手，基本靠的還是公司積累下來的關係，今天也是和三井住友拉拉關係

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評述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tk1902617@hotmail.com

娜 娜

□一 度

娜娜是龍雲的同班女孩帶來的，在武藏野大學學美術，櫻花盛開的畢業就職時期，最後一次同學酒會，她站在粉色如雲的樹下，身着櫻花色的針織衣，淡綠的裙子，亞麻色的風衣，頸中掛着髮絲般細柔的項鍊，如同一朵盛開的櫻花……

地笑笑說，「聽說原先的先生是個教授。」

龍雲和岡田都吃了一驚，在日本教授收入可觀，一般夫人都全職主婦，「高瀨難道結婚後沒有辭職嗎？」

大江搖搖頭，「高瀨部長原來是專業主婦，她母親得了癌症之後，治療費太高她不肯放棄，她又拚命要照顧母親，日夜守在醫院，不大回家，等母親走了，夫妻就離婚了，聽說還有個女兒呢，跟着她前夫。」

龍雲心中彷彿被擊打了一下，想起娜娜的謎一樣的媽媽。

「離婚後重新出來工作，還能做到營業部長，高瀨真是了不起啊。」岡田難以置信地嘆息。

「高瀨是先去新宿的俱樂部打工的，她運氣好，認識了我們前社長，嘿。」大江意味深長地笑笑，俱樂部是陪酒聊天的地方，不乏一些帶色的交易。

「社長？社長不是有夫人麼？」岡田不合時宜地驚呼起來，在大江的眼神示意下，壓低了聲音，眼睛掃了一下依然在和加藤攀談的高瀨。

「現在聽說分開了。」大江繼續說，「我們公司被上面的group合併的時候，前社長離開了，高瀨才留下來做了營業，後來升了部長。」

龍雲心裏湧起憐惜之情，遠遠觀察着高瀨，似乎要找出幾分和娜娜相似之處，又覺得自己可笑，怎麼可能有這麼巧的事情呢？不過真是高瀨也好啊，龍雲心裏對高瀨有着好感，她是個非常爽朗善良的女人。

手機輕輕一響，是娜娜，「我晚上去看媽媽了，她在歌舞伎町。」

（一，下一篇將於7月16日刊出）

· 談談感情。

不一會，主客三井住友的加藤到了，大家舉杯，喜笑顏開，營業的先輩們個個是段子手，高瀨一口氣乾掉一杯啤酒，加藤不懷好意地說，「哎呦，高瀨今天晚上打算躺在哪裏啊？」

高瀨四十多歲，具有大阪女性的豪放和精明，開關一下子打開一般，做出了不勝嬌羞狀，「哎呀呀，喝醉了誰知道啊？」

不明就裏的廣川和另外幾個營業都拿眼光探尋着，「上次在哪裏啊，高瀨部長？」

「就在家裏。」高瀨高聲說，「不過醒來身上的衣服都沒了，不知道怎麼回事啊？」

「哎呦呦，高瀨啊，房間裏沒有別的人嗎？」三井似乎是在配合她，將舊話題重新回溫。

「沒有啊，會不會是回去了呢？哈哈哈。」

高瀨經常這樣自黑，衆人都配合着大笑，酒場一下暖起來，龍雲趕緊叫來服務員續杯，啤酒一般三杯，過後換日本酒。龍雲喝着冰水，眼睛一直照顧着大家的酒杯，大阪燒上來，熟練地拿起碗，將食材倒入，再倒入調好的麵粉，一圈一圈拌起來，動作穩重，不慍不火。高瀨的自黑段子，龍雲在一本營業的書中都看過，日本人簡直就是機器人做的，對話幾乎都有標準模板可查，做營業真的拿身體去貼其實不多。龍雲此時覺得一切都和空氣一樣，所有的東西都能夠從身體中穿越而過。

「你知道嗎？高瀨部長離過婚哦。」岡田三十多歲，是營業支援，一般陪客戶沒有她的份，基本上是八卦爆料中心。大江溫和

· 一度，專欄作家、網絡寫手，現居東京。

華幽夢，夢紅樓

□綠騎士

鐸爾孟（André d'Hormon），字浩然。這位法國人深懷着的中國情意結，簡直不離不棄，莫失莫忘，一輩子都活在中國夢裏。一八八一年他出生於一個貴族家庭，是個私生子，在那個時代無疑極爲社會不容，不久母親便自殺了。他由祖父母養育長大，心中肯定漫着無法驅散的陰影。鐸爾孟早年曾跟隨時任大清帝國駐法使館武官的唐在復學習中文。一九〇二年與赴法留學的李石曾成爲莫逆之交。一九〇六年，二十五歲的鐸前往中國，豈料一留便四十八年，其中只有兩年回過法國。他首先是由唐在復推薦，擔任醇親王的家庭法語教師。北洋政府時期，他當過外交顧問，他提倡民主選舉、建議成立完善立法程序。但很快地，他對政治失望而退出這圈子。

他住在北京新鮮胡同，身兼數職，生活充實豐富。專心從事教育與促進中法文化交流，任教北京大學、參與創立了並任教北京中法大學，就在此時李治華上過他的課。後來他負責籌辦北京中法漢學研究所並擔任所長。另一方面，他是個詩人，有着浪漫的一面。當法國詩人聖尚佩思在北京的時候，有時他們會一起跑上西山寫詩誦詩，但跟着鐸就會把作品燒掉，不留痕跡。他說中國是個禮儀之邦，要入鄉隨俗，所以衣食習慣都完全像一個中國人。而他對中國文學詩詞更有深入研究。他一生痴迷中國文化，並致力向西方宣揚中國文化的優越性。因爲相

信一生都會在中國度過，鐸在西山買好了墓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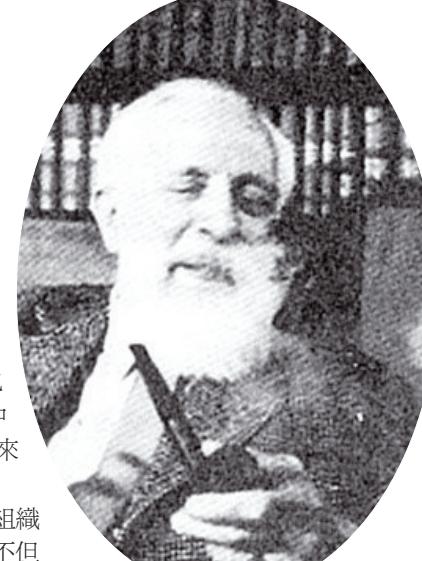
豈料一九四九年，新中國成立，中法無邦交，研究所要撤退全部人員，鐸是最後一批離開中國的，回到舉目無親的故鄉。確是少小離家老大回。在一次記者訪問中，他黯然道：「我擁有的都留了在中國。只有一個微弱的夢想帶回

來。」七十三歲了，去哪裏？做什麼？還有什麼希望？連住的地方都成問題。後經人輾轉介紹，終於在華幽夢古修院找到立足所，行李中都是夢的碎片。他說：「我開始爲自己服喪。」他常穿中式服裝，不愛與人溝通，把自己關閉起來，完全是一個孤獨的異鄉人。

這時剛好李治華接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命翻譯《紅樓夢》，條件是要有一位不但懂中文，更要精通古典詩詞的專家合作，李便前去找這位剛從中國回來的老師。從西山到華幽夢，也是天緣巧合。其實鐸在中國時已精讀《紅樓夢》多遍，對於書中的詩詞以及一些建築、器具等名詞的法譯已下過功夫。現在都派上用場了。他倆開始了十年風雨不改的「夢約」。李每周初都在巴黎工作，星期三回里昂。於是每個星期二下午，他從巴黎乘一個小時的火車而來，再走四公里的路。每次帶來新譯的、經雅歌作了初步修改的文稿，鐸亦將上周修改好的稿拿出來互相商榷，非常細密嚴謹。於是，大荒山無稽崖、赤霞宮靈河岸、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、十二金釵……都悄悄地踏進了這個與金陵隔了萬水千山的古修院。這本奇書輪迴進一個迥異的文字世界。

鐸全心全意投入《紅樓夢》法譯，探索其間奧妙，推敲難題。是一段曲折的歷險和尋幽探勝，也藉此延續了他鑄在心底的中國夢。那時的《紅樓夢》各國翻譯版本有百多種，但多是節譯，尤其是避過詩詞。這「譯林三友」則堅決進行一百二十回全譯。紅書中採用了多種中國古典的韻文形式，對譯者是重重難關。李對此項目最沒把握，曾說：「幸虧當時有浩然師幫助，不然的話，我個人是無法勝任的。」鐸對詩的功力深厚，多採用古典法文格律詩的亞歷山大體將詩詞歌賦譯出來。像煉丹似的，鐸的工作遠遠超越了普通的校閱。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：「離開北京時我的確覺得老了，但《紅樓夢》又把我重新激活。」

十年後，《紅樓夢》第一次修改已完成了，但鐸仍不滿意，爲了精益求精，要進行第二次修校。可借在修校到第五十回時，八



▲安德烈·鐸爾孟
(André d'Hormon)



十七歲的鐸因病離世。離去前他囑咐：要將已故朋友的書信全部焚燒，仍在生的則交還。身體器官捐作醫學用，沒有墳墓。正如他曾寫的詩都是隨便燒掉的，不留痕跡在人間，也是他對生命焚稿斷痴情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。不過，雖然未能如願葬在西山，其實他葬在了那三千多頁薄薄而深厚的書紙間，活得又廣又遠。

之後，李氏夫婦再用了十七年苦工，一面教書一面繼續此項重大任務，尤其致力於增加引文和註解方面，十七年後全本法譯《紅樓夢》才終於面世，前後廿七年，毅力的爐火鑄成了這個寶鼎。

關於這段事蹟、最初作出研究的是錢林森《〈紅樓夢〉在法國》，深入論述此項盛事的發展過程和文化意義。鄭碧賢的《〈紅樓夢〉在法蘭西的命運》，以小說形式記載這個動人的故事，資料豐富，難能可貴。二〇一四年因紀念中法建交，北京衛視拍攝了《一個法國人的紅樓夢》紀錄片。

華幽夢始建於一二二八年，正是南宋時期。這所修道院（Cistercien）修院是由被稱爲聖路易的路易九世成立，他常來此居住。雖是來靈修，但到底是爲王室而設，建築風格都帶華美的細節，有異於崇尚簡樸的普通

修道院。悠長的歷史中它當然也經歷過無數風浪，大革命時被國家收購、用作紡織廠。三百多個工人合力拆掉教堂，用那些石頭來建工人居所。奇怪的是拆剩了一個塔，就是現在孤零零地立着的遺跡。一九六四年成立的華幽夢基金會是法國首個私人基金會，目的是通過科學進步追求人際和平。後來則以舉辦文化活動爲主。

最近重遊華幽夢。去年經過重大裝修的古蹟，在歲月留痕上處處是新氣息。偌大的園子中，幾座古美大樓，有宿舍、飯廳、演奏廳等。樹影間流過一條小溪，飄過音樂、詩句。更碰上晴朗溫爽的周末，草木欣欣的園中滿是遊人的嬉笑，更是一對接一對的新人在拍結婚照，要記錄下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刻。伴着一群群打扮漂亮的親友，一片喜氣洋洋；真像迎春題詠大觀園，「誰信世間有此景，遊來寧不暢神思」。連那個塌剝一半的高塔，此刻都似忘了自憐孤獨。

那座巨大的宿舍，二樓一〇九號的小室中，鐸爾孟住了十年，關着他從中國帶回來的一個沉重的夢，幸好這夢開花結果。修道院爲他立了一碑紀念牌，其實並不重要。由來同一夢，休笑世人痴。

· 綠騎士，原名陳重馨，香港作家。曾在香港大學主修現代英語，其間作品刊登於多本雜誌。後進入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院，現定居於巴黎。著作有《綠騎士之歌》、《棉衣》和《深山薄雪草》等。